

「疫」路求学

Sabrina是在疫情蔓延全球后，坚持申请美本留学的一名青岛女生，如今，她已经顺利度过大一适应期。

去年8月中旬，Sabrina抵达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，开启了在范德堡大学的求学之旅。只身一人，远离故乡，疫情又给学习和生活增添了诸多的不确定性，回望这一年，Sabrina感觉困难和压力无处不在，有些只要下功夫就能克服，有些即便下足了功夫，一时也看不到效果。除了努力，就是熬！用力熬，熬过了，回头看，处处都是小惊喜。熬的时间越长，不确定性越大，惊喜就来得越强烈——

“诚信”期末考

美国大学特别看重学术诚信，小到演讲PPT上的照片引用，大到阶段性考试和论文引用，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诚信要求。

一入学，我们大一新生就签署了“学术荣誉准则(academic honor code)”。“学术诚信代表的不仅是个人，更是群体的道德品行。我们学校的声誉正是靠着一届届在校生、毕业生的出色表现积累起来的，而未来外界将如何评价我们学校，靠的是你们。”校长在开学前第一场迎新会上这样讲道。

实际上，基于这个学术荣誉准则，教授和助教给予了我们无限的信任，这一点在考试环节尤为明显。

今年1月，受美国疫情影响，学校延期开学一周，与此同时，中国驻美使领馆更新了回国政策，要求提前一周在出发地进行核酸检测。掐头去尾，压缩了我的回国准备时间，同时造成了期末考试和起飞前一检测的时间冲突。我本学期选修的五门课中，有三门评测方式为汇报和论文，剩余两门为笔试，必须参加期末“诊断”。为了不浪费早前订好的机票，我决定另辟蹊径：申请提前考试提前离校。

依我早前在国内读书的经验，这个想法近乎“异想天开”，但我还是决定试一试。这两年遇到拿不准的事，大大小小的也不少了，“只要一有希望就不能放弃”好像已经成了一种下意识。于是，我向两门考试科目的授课教授申请提前7到10天完成期末考试。

整个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，两位教授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，而我也因此体验了一次独特的期末考试模式——单人单考场无监考考试。

我的考题和同学们即将拿到的期末考试一致，教授们除了口头提醒我不要透露考试内容，便没提及其他，甚至允许我将手机和复习材料放在一旁。就这样，教授在办公室工作，我一个人在隔壁的教室完成了考试。考试期间，教授仅进来询问一次做题进度。

教授的开明和信任令我意外，也让我感动。他们选择相信，我必做到诚信。这种感觉非常美妙。

学术版“打地鼠”

美国大学前两年为通识教育，学生不必敲定专业，可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选课。我入学时申请的是社会学专业，但经过一年学习，对数学、经济以及东亚文化研究更感兴趣，所以最终专业方向，我想半年后再定。

大一是我的适应期，选课时我给自己留了点余地，第一学期4门，第二学期5门。因为入学前曾看过一篇文章谈“美国压力最大大学排行榜”，我们大学排在第七，前六名是清一色的常春藤盟校。

入学后，我算是切身感受到了学期中的工作量之大。从开学第二周到期末，考

试、小组项目、大论文、小反思、个人汇报交替出现，时常让我应接不暇，上演学术版“打地鼠”，却又每一个都不敢忽视，因为都纳入学期成绩考核。

记得最夸张的一个周，我周三要交一篇论文，周四有两场大考，周五有两个汇报，周日要交一篇研究报告。那周可谓焦头烂额，基本每天在图书馆忙活到凌晨。好在这不是常态，一般只会临近期末时出现。

期末阶段，图书馆座位格外紧俏。每一个图书馆几乎是座无虚席，但都很安静。我很喜欢这所大学图书馆的设置和氛围，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，可以选择小隔间独自学习，也可以在大房间和课友一起做项目。凌晨两点时感觉不到已是下半夜，因为图书馆里依然有很多人在学习，通宵达旦的也不少。

舍友“阳”了

疫情是留学生绕不过去的坎儿，世界各地都一样。

美国大学疫情管控不像国内这么严格，即使在今年1月份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最猖獗时，我们也正常上课，部分美国学生甚至连口罩也不戴。

但我们中国留学生的防疫意识还是更强一些，大多数人都养成了出入公共场合戴口罩的习惯。即便如此，寒假期间我们一起去迈阿密旅游的小伙伴，5个还是“阳”了3个。

我的舍友，是一位来自四川的小伙伴，寒假期间她前往洛杉矶游玩，回程路上就开始发烧。她买来核酸自测条一测，果然“阳”了。回到学校，我帮她把被褥收拾妥当，她直接到学校一栋专门的宿舍楼进行集中隔离了。这是学校的防疫规定。而所谓的集中隔离，也就是住在那儿，自测体温，自行观察，核心目的是避免在宿舍内感染舍友。集中隔离五天后，她症状没有加重，于是就搬回宿舍与我同住了。当然，按当地政策管理要求，回到宿舍后，前五天花她依然要戴口罩。

这对我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在理性防疫和舍友情义间有些犹疑，一方面担心自己被感染而影响暑假回国，一方面又不想因害怕感染而让舍友感到孤独无助。于是，最初那几天，我俩晚上睡觉都戴着口罩。同舟共济，共同面对，一起走过。

29天回国路

回家的路一波三折，一言难尽。其实，两个核心条件就是：我要有一个健康蓝码和一张回国机票。

蓝码的申请条件是，在航班始发城市，一周内在指定时间、指定地点做四次核酸和抗原检测，最后在指定时间内将全部检测结果提交大使馆，审核通过就能拿到蓝码。全过程任何细小环节都不容闪失。

机票必须是美国直飞中国内地的，不

能在第三国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转机。同时还要满足三个看上去压根不是事儿的条件：

- 一是你能买得到机票；
- 二是你凭这张票能登上飞机；
- 三是这架飞机能正常起飞。

这三个条件看上去不难吧？可是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，其间依然有很多变数。我本人就在机票的第二个条件上遭遇了近乎“致命”的变数。

回国机票我寒假开始前就预订好了，价格满意，时间合适。可是，寒假结束后，校方决定本学期开学时间和放假时间都推迟一周。怎么办？还想回国的话，我就得重新买一张机票，可那时机票价格已经涨到了三万多元人民币，而原来的机票才一万元出头。无奈，我只能向任课教授申请提前一周考试。

5月2日下午5点左右，我完成最后一门考试，直接跑出去买了核酸自测条和抗原自测条以及消毒湿巾、一点吃的，回宿舍打包了两个行李箱。其他宿舍用品，我早前已送到校外朋友那儿寄存，因为学校要求暑假期间宿舍须清空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拉着两个大箱子飞往旧金山。在那儿，我要在七天内完成四次核酸及抗原检测。

我预订的美国航班是从旧金山飞往上海，4月和5月上旬，因为上海疫情告急，航班被严格要求限座率不高于40%，而先前的售座率是75%，这意味着有35%的持票人要被“踢”出航班。我成了其中一个。

我一面回应对父母的关切和安抚，一面与航司进行各种邮件和电话沟通，期待争取到一个“候补”的机会。不过，我也隐隐感觉这是在做无用功，因为“候补”的概率比中彩票还难。

被“踢”之后，我面前有两个选择：一个是放弃回国，在旧金山玩七天后回学校，规划留在美国的三个月暑假生活。另一个就是继续坚持回国，这就要想方设法再买到一张国内航司的机票，按相应的管理要求必须是直飞，不允许第三国转机。但航班的熔断可能依然存在，无法避免。

幸运的是，父母在国内各种咨询打探，三天后终于帮我刷到一张5月16日洛杉矶飞厦门的机票。于是，5月9日，我又从旧金山飞到了洛杉矶。这次我有了同行的小伙伴，我们重新了解洛杉矶的检测政策，一路提心吊胆，加强防护，悬着的心终于在拿到蓝码的那一刻落地，顺利登机飞抵厦门。在厦门完成两周的集中隔离，5月31日，我终于飞抵家乡青岛。短暂的重逢过后，我仍将一人踏上他乡求学路。

机遇、挑战、未知，这些宏大且抽象的词语都在我18岁出门远行的生活中，以最真切、最具象的方式展现。走在这条艰难与希望并存的路上，我将见识更广阔的世界，认识更多的朋友，磨砺更好的自己，遇见更多的惊喜。感谢一路支持的家人朋友，也感谢自己的选择。一切才刚刚开始！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！

(本文据Sabrina口述整理)



临近黄昏时的范德堡大学图书馆外景。



5月16日，Sabrina落地厦门，在等待前往隔离酒店。